



程氏演繁露卷之五目錄

卷之五

辱井

印文扁榜添之字

諱

丁錢

有如皎曰

麒麟

卿

生祠

東鄉

男生小運起寅女生小運起申

齒路馬有誅

廁

鐵甲皮甲水犀鮫魚

市馬

往省括于度則釋

什一稅

洛陽橋

注疏箋傳

程氏演繁露卷之五目錄

程氏演繁露卷之五

宋新安程大昌著  
明族裔孫煦校刻

辱井

陳後主入景陽井隋軍出之因號其井為辱井曾子固記其所見曰井口石欄有鐫字曰辱井在斯可不戒哉乾道壬辰予將漕江東以季月同諸司入眎行宮有無脩換至學士院前典鑰大璫指其中一石欄曰此古辱井欄也即而視之其欄口之上果嘗鐫刻辱井當戒等語側邊則唐人記其遊觀月日鐫題填滿至無見石而其石理光瑩可鑑仍有淡紅漫布其上畧如朝霞建康

圖經謂此之紅者乃張孔二宮人脂澤所染也予細視而揆之以理則皆誤傳蓋史記後主與二嬖同縋而上則三人矣今其欄口畧可容一小兒則後主一身尚不可入安有三人同縋之理也建康城中鋪街之石率皆青質紅章此自其地石性天然而然安得遂云胭脂所染也予久欲辨識爲無的據不敢輕發淳熙壬寅正月十四日偶閱歐公歸田錄曰隋煬帝作景陽井銘銘文尚隱隱可讀有云前車已傾後乘將沒則歐公所見之銘此井鑄文全然不同矣予亦嘗墨得唐世鑄刻井文一本今尋不見然猶記其詳元無歐公所見傾沒等語也然則今之留寘建康行宮者非古物明白矣特不知

唐人皆指此欄爲真而歐公又何從而得傾沒等語也

印文扁榜添之字

世傳相國寺門舊扁題云相國之寺凡四字或以之字爲贅遂除去之字別添大字其文曰大相國寺此之添一大字於體既該於文無贅最爲可傳然扁題字數奇而不耦者古今往往皆增之字則是必有古而不知所起的在何時也漢武太初元年改正朔易服色色尚黃數用五張晏釋之曰漢據土德數用五故印文必五如丞相則曰丞相之印章則是於四字外添一之字以應足乎土五之數也下及諸卿及守相印文凡不及五者亦皆益一之字以足之後世但見太初蓋嘗增字遂從

而放之凡印文以及門堂扁榜不問何事何世槩增一  
之以求合於古則失本矣

諱

左氏曰周人以諱事神名終將諱之言周人常時固嘗  
避其君上之名不敢斥言矣至事神之際則雖它時嘗  
避者亦正讀無避蓋不敢伸其尊於所尊也此之謂以  
諱事神名也及嗣君繼立則前君之名亦必諱之是謂  
終將諱之也 本朝著令則分名諱爲二正對時君之  
名則命爲御名若先朝帝名卽改名爲諱是爲廟諱也  
若漢時則未如此分故孝宣改舊名病已而更其名以  
爲詢其詔曰古者天子之名難知而易諱今百姓上書

觸諱以犯罪者朕甚憐之其更名詢其觸諱在令前者  
赦之則是名諱未分也唐太宗朝不諱世字李世勣皆  
并世名之自見本項

丁錢

今之丁錢卽漢世筭錢也以其計口輸錢故亦名口賦  
也漢四年初爲筭賦如淳曰漢儀注民年十五以上至  
五十六出賦錢人百二十爲一筭治庫兵車馬至文帝  
時人多丁衆則遂取高帝本額歲減三之二則一口一  
年輸錢止於四十也賈捐之曰文帝偃武行文民賦四  
十丁男三年而一事如淳曰常賦歲百二十歲一事文  
帝時天下民多故出賦四十九三歲而一事此之謂賦

即高帝時百二十至此而減爲四十者也此之謂事卽古法一歲一丁供役無過三日者是也民年十五以上雖未成丁亦輸口錢所謂民賦四十者也及已成丁則每歲當供三日之役者至此減爲三年而才受一年之役也唐制取民者爲租庸調三色其曰庸者一歲而用人力止於二十日役不及二十日則輸絹三尺是名爲庸若有事而加役二十五日者免其調調謂輸絹銀之屬也此三代漢唐賦役增損之凡也庸字雖單出不添立人爲與廟諱義同只租役調也

有如皎日

詩曰謂予不信有如皎日言我志明白如日皎然也至

晉文公與咎犯誓亦用此之意度耳曰所不與異氏同心者有如此河其立語亦放乎詩矣而意度全異也故史記發明其意而改爲之言曰若反國所不與子犯共者河伯視之乃投壁河中以與子犯盟此之要質河伯使司其約者語意却甚明白也卻克使齊齊人侮之克怒歸至河上曰不報齊者河伯視之出史記則亦史遷所記之語也至祖逖擊楫爲誓則曰所不能清中原者有如大江則其義何屬也

麒麟

春秋獲麟孟子曰麒麟之於走獸此之麒麟自是瑞獸非馬也唐以騏驎名馬廐驥者馬之有德者也騏則馬

之毛色也名廐之意蓋兼取祥麟德驥以重其事也字  
既改而從馬則失其本意矣不獨唐廐之誤如此世凡  
援麒麟以比者皆書爲騏驎人亦不察也

卿

後世人主之對臣下不問三公九卿之與庶列繫呼爲  
卿惟大朝會上公預事則典儀者臨殿陞宣荅曰某慶  
與公等共之獨此稱公它則否前輩亦嘗辨之矣以予  
所見此語當出戰國戰國之世其陪臣之貴者至卿而  
極故其國君目其人之爲卿也是致極不可加之體也  
及其呼喚已熟故秦漢以下人主亦遂循而目之是以  
無問官之高下繫命爲卿也趙廣漢傳事推功善歸之

於下曰某掾卿所爲此時廣漢爲尹京兆身爲九卿不  
開國不立臣僕其屬官安得有卿耶特取時人相尊之  
語以爲之禮耳廣漢又嘗對劾蘇回之賊而言曰京兆  
趙君謝兩卿又語亭長曰京兆不忘卿厚意王尊爲太  
守出教告屬縣曰願諸君卿勉力正身意皆類也後世  
呼之爲卿如春秋時呼人爲君爲公也

生祠

于定國爲東海郡決曹決獄平郡中爲立生祠生而立  
祠此似無謂也人已死乃須立廟而血食今也生而立  
廟誰當享之然而于公聽之不辭者習見時事以爲當  
然也秦始皇自立極廟漢諸帝皆生自立廟故賈誼對

文帝而曰顧成之廟號爲太宗則生祠殆例此也

### 東鄉

古今賓主之位賓皆在西主皆在東非尊東而下西也東卑於西故自處於卑以西方尊客也曲禮說曰主人就東階客就西階客若降等則就主人之階則是客與主人敵禮者卽居西對東以與主人匹所謂分庭抗禮者也惟其客之分卑降乎主人一等則不敢正當敵禮而隨主人之後以趨東階也然則居東之爲自卑其理明矣今人通謂主人爲東道尚亦無害指東爲尊則失之矣左氏之言曰若舍鄭以爲東道主供行李之往來此蓋鄭在秦東其人主秦地而言故曰東道主非謂一

堂之上位在楹東乃云東道也廟法太祖西坐而正東向以爲諸廟之冠正此理也韓信之得廣武君也東鄉坐西向而師事之是使左車之位在西而面則鄉東信位在東而面則向西也此其所以名爲師事也此又可見其處東之爲卑也田蚡爲相坐其兄蓋侯西鄉而自東鄉以爲漢相尊不可以私撓也王儼樓護嘗爲王邑父客邑特尊之坐者數百獨處護於西使之東向正坐也近世相承分二相爲左右而階銜之分左右也有出身人冠左無出身人冠右則又因坐位致誤也古人得罪下遷者皆曰左遷漢法仕諸侯者名爲左官則古不尚左其來久矣



男生小運起寅女生小運起申

通典五十九卷曰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注曰許叔重云包字象懷妊已在其中子未成形之象也元氣起於子人之所生也男左行三十女右行二十俱立於巳為夫婦而懷妊於巳巳為子也子為陽氣發生之始人子而左數之歷三十位而至巳是為男娶之年故曰男三十而娶也女自子而右數之歷位二十而亦至巳是謂女嫁二十年所人十月而生男起巳右行至寅女起巳左行至申故男年始寅女年始申男從巳上向右邊數去歷十箇月即申也案此所言男生年起寅者即今三命家謂男一歲小運起寅者也女生年起申即女生一歲小運起申者是也其說若出附會而今世命術通用

其說禍福皆驗不知許氏於何得之殆漢世已有推命之法矣而許氏得之也耶或是許氏自推男女生理而日者取以為用也然史傳所載如舉許負馬季主其能先事命中者皆卜相耳而未聞有推命之術也至隋世楊操注八十一難經詳述此說而曰人生男女陰陽出於自然也則明為推命也

齒路馬有誅

曲禮曰以足蹙路馬有誅誅責也如孔子曰於予與何誅者是也其在國法則雖小小責罰皆可名之為誅也漢令不下殿門罰金四兩之類是亦名為誅責也於是見路馬之芻而蹙之以足則為不敬不敬者有罰是之

為誅矣至於他馬與路馬同道官馬不自歛退乃遂與之齊行是之為齒齒之為義若三年不齒之齒齒亦有罰也凡此之罰皆得名之為誅如五刑皆得為刑也舊說謂齒者驗馬齒而命其年則遂加之以誅此謬也

### 廁

漢書衛青大將軍侍中武帝據廁見之注溷廁也此說非也武帝固以奴隸待青矣青時已為大將軍亦不應如此之深也凡言廁者皆為其在兩物之間漢文居霸北臨廁使慎夫人鼓瑟韋昭曰高岸夾水為廁水經曰今斯原夾二水矣原者白鹿原也霸水自北原上來近長安而合乎漣也或謂長水會霸要之皆在兩水間其義兩通故此原在霸

漣兩間而文帝臨之是謂臨廁也即此理推之則凡廁云者皆以兩間為義雖溷圜之名為廁亦一理也詩謂夾其皇澗者是也夫水在兩土之間既可名澗則凡廁之義皆以兩間名之復何疑哉古書所著如曰豫遜變姓名為刑人而入襄子之廁襄子如廁心動又如管寧首過而曰固嘗如廁不冠矣諸如此類則真溷圜矣而溷圜之義蓋亦同用兩間為義也又如鄧都傳賈姬如廁有野菰如廁命都擊之則此之如廁者正為其在兩土夾中非溷圜矣人主之見臣下不必皆在廣庭坐雖便殿燕閒御坐之前必有隙地使見者得以拜伏從容進退乃為得禮今武帝之見青也臨斬絕之岸而使青

薄伏於絕岸之下仰視威顏如在天上可謂非禮矣故史因武帝之禮黷而對青以言臨厠也

鐵甲皮甲水犀鮫魚

三代秦漢以前軍旅多用皮甲其曰犀兕者是也然史傳所載已有鍛金爲甲者矣顧其用者尚少耳筦子曰葛盧之山發而出黃金蚩尤受之以爲劔鎧鎧卽甲也注云言其始也言以金爲甲自蚩尤始也然則前乎三代已有金甲矣若其軍旅之所通用不勝其多則直鍛皮爲之耳許氏說文鎧甲也針臂鎧也鋌鍛頭鎧也三者字皆從金則可以知其必以金鑄矣周禮函人所典犀甲兕甲合甲凡三甲也此三甲者率皆以皮爲扎扎

成堅之以火故函人曰凡鍛不摯則不堅已敝則撓是也此之謂皮卽牛犀兕三獸之皮皆堅韌可用也牛卽耕牛也犀則一角者也兕則色青如牛者也三者惟牛可畜則可隨須隨有矣若犀與兕皆非可畜之獸其皮亦不可常得也孔子曰虎兕出于柙柙以畜之尚或擘裂而出則是不可豢畜也矣故國語載叔向之言曰唐叔射兕于徒林殪以爲大甲葛洪亦曰屠犀爲甲賈逵曰以兕革爲大甲也夫其平日不可使出圈柙而臨用又須屠射則其材何可常有若夫牛者旣可豢畜則臨用不患難辦矣華元曰牛則有皮犀兕尚多言吾牛皆有皮皮皆可用自牛以外犀兕亦不乏也此雖例爲夸

言然亦可以見犀兕之少於牛矣勾踐又有水牛之甲  
卽以水牛皮爲之矣荀子曰楚人鮫革犀兕以爲甲堅  
如金石鮫魚者皮上傳砂其銛可錯用以爲甲亦與犀  
兕同堅於是遂名水犀者卽是本鮫魚之爲水產而取  
之以名也晉書載馬隆之討涼州也夾道累磁石賊首  
負鐵鎧行不得前隆卒卽被犀甲無所留礙賊以爲神  
則是隆軍有鐵甲可擐而不擐也王隱晉書亦載其事  
乃曰隆兵悉著牛皮鎧得過則是實用牛皮爲之而名  
以爲犀馬耳

市馬

市馬於吐蕃古記無載然已有其事鹽鐵論曰齊陶之

縑南漢之布中國以一端縵得匈奴累金之物驢騾駱  
駝可使銜尾入塞則漢世已嘗出縑帛買馬塞外矣顧  
其時虜未知中國縑帛真價故得出一縑一布而得累  
金之物至唐世則病其酬帛之多矣

往省括于度則釋

機者弩牙也牙之所以遏弦也括者矢之尾末岐而爲  
二可以銜弦也度者立爲分寸使可以準望以求正鵠  
之所在故必待其尺寸之實故力始可發也虞者度也  
入聲往者矢尚在弦未離弩臂之上也爲其目力已注  
乎機卽爲往也欽厥止者弩人虞度機牙之時也所止  
已定則率祖而行以釋矢于弦者也釋者發機激矢之

時也揚子曰莫而後發發必中矣後漢愍王寵善弩射  
十發十中中皆同處李賢注曰寵射秘法曰三微爲經  
三小爲緯經緯相將萬勝之方然要在機牙案此卽三  
微三小者其措矢之分寸也目之所注有分寸可準則  
矢之所發必無毫釐或差弓弩蓋一律也夫惟有分寸  
可準則虞度所施正在擬發未發之間矣三微三小分  
寸在弦而十發十中往必中鵠以機牙之分寸必與正  
鵠分寸相對也目注乎此而擬度及彼是爲徃省也

### 什一稅

夏商周賦助徹實皆十取其一魯哀公曰二吾猶不足  
則十二矣秦始皇多事征戍繁重橫加役取故董仲舒

曰一歲力役三十倍於古田租口賦鹽鐵之利二十倍  
於古至班固食貨志摠言其凡則又曰收泰半之賦泰  
半者三分取二也三分取二則又加於一半矣而亦未  
至三十其倍不知二者孰爲的數也高祖既定天下約  
法三章省禁輕田租什五而稅一則比十一之法旣已  
加輕矣文帝因晁錯入粟之策行之數年邊積饒衍遂  
下詔賜民十二年租稅之半其曰賜半者此一年內當  
輸一斗者止輸五升是爲官賜其年半額也明年又遂  
除民田之租稅此之謂除則并與當輸一斗之類全免  
不收矣然此之除減皆是立高帝十五稅一以爲之則  
而爲除減之數焉耳後至孝景二年令民半出田租則

是於高帝所立之額正減其半如高帝時應輸一斗者  
歲歲常減五升而所取益以輕少矣史家計定其數則  
曰三十而稅一也三十而稅一從古者十一之法而  
三分免二若引而上之以比古法則當輸三斗者止取  
一斗也民間種田三十畝止收一畝而入之官也漢家  
賦稅之類至此乃始定爲三十取一也中更王莽額固  
加重然東漢奉行宣帝之法不敢增改也爲其減改太  
多故遇國家有事遂不免停減吏俸以資邊費所是仲  
長統約其中而論之曰二十稅一名之曰貉况三十稅  
一乎夫薄吏俸以豐軍用事緣於秦漢承其業遂不改  
更也据仲氏此論是云取之太輕故所入不供所出而

至於鑄吏俸以補用非中制也孟子之論十一曰重於  
十一者大桀小桀也輕於十一者大貉小貉也反覆究  
論則十一爲天下中正不刊之論也

### 洛陽橋

泉州北二十里有溪溪通海每潮來人輒病涉蔡端明  
君謨守泉時伐石跨溪而橋知潮力豪大徒柱不能勝  
遂出新意繫石以爲壯趾其制中間闊兩頭銳銳故不  
與潮鬪闊故能勝鋪架也橋成蔡公自書橋旁石曰萬  
安渡橋而又別爲一記以載首末今猶巋然矣然蔡公  
自命爲萬安而土人以及它方皆以洛陽冠名於是橋  
實在閩而名以洛陽見者多不解或曰洛客有經此橋

者樂其山水寬敞有似洛陽故以名此恐不然也閩固多山然投南而至興化以及泉南則平夷之地甚多此地雖闊不能廣於它處何以獨擅洛陽之名耶予案元和郡縣志洛陽天津橋本維舟爲梁後以洛漲壞船正觀十四年始令石工累石爲脚則是不止用獨石爲柱而繫衆石以爲之趾趾闊而力厚卽萬安橋之所取則也矣然則橋名洛陽其必以此之繫趾也哉

注疏箋傳

後世之名注疏者先列本文於上而著其所見於下其曰注者言本文如水之源而其派流之所分注如下文所言也至其曰疏者則舉注而條列之其倫理得以

通也若夫古之傳書者則不然矣於本文隱奧之義則立說以發明之雖不正指本語而本語意度自昭也爾雅之於詩孟子七篇子思中庸之於論語實注疏也而未嘗合爲一書於是引出已名以名其著列莊亢尹之於五言亦猶是也漢興文帝時有申公詩武帝時有孔安國尚書有淮南王離騷傳則正爲之說以解釋本文矣而亦未名爲注也左氏之傳春秋也附經立文其體真注疏矣然先時亦未嘗合二爲一也至劉歆大好其書乃始各附所傳於正經之下故班固傳之曰初左氏多古字古言學者傳訓詁而已及歆治左氏引傳文以解經然後轉相發明也則凡今附注於本文之下者殆

自歆始也歆之移書亦嘗舉時論而隨折之矣曰謂左氏爲不傳春秋豈不哀哉案此則知班固所書其得實矣周易十翼者文言亦其一也今惟乾坤兩卦附著文言於下而它卦之有文言者則聚著繫辭不附本卦也凡爲此者實王弼也此蓋古則之在而可證者也鄭康成之釋詩也別爲注文附毛公之下而自名其語曰箋崔豹古今注曰毛公嘗爲康成鄉州太守故康成不敢與之齒躡而以箋爲言箋猶牋也與牋記之牋同也此說迂也古無紙專用簡牘簡則以竹爲之牘則以木爲之康成每條自出已說別以片竹書之而列毛傳之傍故特名鄭氏箋者明此箋之語已實言之也

程氏演繁露卷五終

程氏演繁露卷之六目錄

卷之六

博

樗蒲

投五木瓊撓玖骰

采

廬雉

五白梟捷

長短句

角

鼓吹



佛牙

大宅

烏鬼

樂營將弟子

白屋

金鋪

六纛

淘

臘鼓

搏黍

平

李白墓

景鍾

程氏演繁露卷之六目錄

程氏演繁露卷之六

宋新安程大昌著

明族裔孫煦校刻

博

博古固有之然而隨世更易制多不同予前本合晉宋  
數事而附樗蒲經立為之說皆可傳無忤矣李賢注後  
漢梁魯傳所引諸書格範則與晉宋所傳不同其說曰  
楚辭曰昆蔽象碁有六博王逸注云投六箸行六碁故  
云六博此即已與劉裕按五本者異矣賢又引鮑宏博  
經曰用十二碁六碁白六碁黑所擲頭謂之瓊瓊有五  
采畫為一畫者謂之塞刻為兩畫者謂之白刻為三畫

者謂之黑一邊不刻者五塞之間謂之五塞案此以刻  
畫多少爲采名而無犢雉之象又與劉裕諸人所用不  
同殆是隨人各出意變無定格也

### 樗蒲

博者孔老皆嘗言之而樗蒲之名至晉始著不知起於  
何代要其流派必自博出也博用六子楚辭謂之六博  
而說文以爲用六箸十二棊故數繫於六也至樗蒲則  
所用者五子而已其初刻木爲之劉裕接喝五木使之  
成盧則其子用木而五也樗蒲久廢不行予在泉南傳  
得樗蒲經不書作者姓名然而五木形制齒數具在用  
劉毅傳所著盧雉之語會合而言之粗亦可攷然其說

多自相矛盾推說不通詳求其用則專施之打馬則是  
此書之作殆出於變格打馬之後耶故與史語多不合  
也葛洪不曉棊道不識樗蒲齒數予之拙固與洪似矣  
而古事之與樗蒲相關者多如盧白梟雉勝負之訣皆  
隱其中苟以素所不嗜而棄之不言則古事暗昧故隨  
見以書非明弈也明古也

### 投五木瓊檠攷戲

博之流爲樗蒲爲握槊擲也爲呼博爲酒令體制雖不  
全同而行塞勝負取決於投則一理也蔡澤說范雎曰  
博者或欲大投班固弈指曰博懸於投不必在行投者  
擲也桓元曰劉毅樗蒲一擲百萬皆以投擲爲名也古

惟斲木爲子一具凡五子故名五木後世轉而用石用  
玉用象用骨故列子之謂投瓊律文之謂出玖凡瓊與  
玖皆玉名也蓋爲蒲者借美名以命之未必真嘗用玉  
也御覽載繁欽威儀箴曰其有退朝偃息閑居操撓弄  
棊文局檮蒲言不及義勝負是圖注云撓瞿營反博子  
也撓之讀與瓊同其字仍自從木知其初制本以木爲  
質也唐世則鏤骨爲竅朱墨雜塗數以爲采亦有出意  
爲巧者取相思紅子納真竅中使其色明現而易見故  
温飛卿豔詞曰玲瓏骰子安紅豆入骨相思知也無凡  
此二者卽今世通名骰子也本書爲投後轉呼爲頭北  
史周文命丞郎擲檮蒲頭則昔云投者遂轉爲頭矣頭

者揔首之義

本文詳見此後采下

自鏤骨爲骰以後不惟五木舊

制埋沒不傳而字直爲骰不復爲投矣若其體制又全

與用木時殊異矣方其用木也五子之形兩頭尖銳中

間平廣狀似今之杏仁惟其尖銳故可轉躍惟其平廣

故可以鏤采也凡一子悉爲兩面其一面塗黑黑之上

畫牛犢以爲之章犢者牛子也一面塗白白之上卽畫

雉雉者野雞也凡投子者五皆現黑則其名盧盧者黑

也言五子皆黑也五黑皆現則五犢隨現從可知矣此

在檮蒲爲最高之采按木而擲往往叱喝使致其極故

亦名呼盧也其次五子四黑而一白則是四犢一雉則

其采名雉用以比盧降一等矣

見晉傳詳在後篇

自此而降白

黑相雜每每不同故或名爲梟卽鄧艾言云六博得梟者勝也或名爲捷坳居言謂五木十擲輒捷非其人不能是也見御凡此采名樗蒲經雖皆枚載然反覆推較率多駁而不通也詳別出至於骰子之制固知祖襲五木然而詳畧大率不同也五木止有兩面骰子則有六面故骰子著齒自一至六爲采亦益多率其大而言之則是裁去五木兩頭尖銳而蹙長爲方既有六面又著六數不比五木但有白黑兩面矣五木之制至晉世猶復用木然列子已言投瓊則周末已嘗改玉骨也耶或者形製仍同五木而質已用玉石也今世蜀地織綾其文有兩尾尖削而中間寬廣者既不象花亦非禽獸乃遂名

爲樗蒲豈古制流於機織至此尚存也耶

采

采本是采色之采指其文以言也如黑白之以色別雉犢之以物別皆采也投得何色其中程者勝因遂名之爲采今俗語凡事小而幸得者皆以采名之義蓋起此也此正班固所譏謂懸於投而不屬乎其人之有德者也齊書李安民與明帝樗蒲五擲皆盧帝大驚曰卿面方如田封侯相也言其投而得雋非一時幸中也此言相有福也後周王思政在同州與太祖樗蒲大出衣寶約擲盧者與之思政歛容跪誓願得成盧已果得盧又北史梁主蕭詧曾獻瑪瑙鐘周文帝執之顧丞卽曰能

擲樗蒲頭得盧者便與鍾已經數人不得至薛端乃執  
樗蒲頭而言曰非為此鍾可貴但思露其誠耳擲之五  
子皆黑文帝即以此與之用此而言則得雋而其來尚矣

盧雉

自有骰子以後樗蒲尖長之子遂廢閣不用凡古書古  
事語及樗蒲者其名數遂不可曉雖非要事要之闕  
所不知終是懷慊也樗蒲經也者據其所見立為之書  
有意乎追補亡矣然樗蒲事在史而詳者惟劉毅傳為  
著舉比之經語以與毅傳相較則此書所載不能與之  
諧合也故知其傳不古也晉書毅傳曰毅於東府聚樗  
蒲大擲一判應至數百萬餘人並黑犢以還惟劉裕及

劉毅次擲得雉大喜此言衆人先毅而擲已有得犢者矣而五木未至純盧也次傳及毅

則遂得雉雉者四黑而一白夫寨衣繞床叫謂同座曰

非不能盧不事此耳雉次於盧盧高於雉雉亦高於

及故大為之言曰非裕惡之因按五木久之曰老兄試

為卿答既而四子皆黑其一子轉躍未定裕厲聲喝之

即成盧焉四子皆黑其餘一子若不得黑即必現白如

雉即不能勝毅故一子之轉躍未定者裕遂厲聲喝之

使現黑米也黑米既現即五子皆黑遂可以成其為盧

也盧現而雉自降等故毅意不快曰亦知公不能以此

見借也用毅傳所記以求晉世之樗蒲采名齒數子之

前說悉與之合也劉裕所得之盧是五子之半面為黑

者皆現乎上而五子之半為白者皆藏於下俯仰合計

則五子通為十面半白半黑具足無欠而五木之齒數亦相應協無欠無餘矣自斯以往黑白兩面交致其雜亦隨齒立名而不出乎白黑兩面是皆有數可數故亦有象可畫矣今此經所繪白黑遂有不可推較者失在誤添純白純黑兩色故其說不與史合耳今先列舊圖而後別立新畫貴其易曉

樗蒲經舊畫只有四木四木者博子四箇也不是一木簇為四角古蒲子皆言五木故知舊經誤畫

盧



雉



今定新畫係用五木五木者木揆凡五箇也

盧



雉



若本晉傳而求之則五黑者五子固皆為黑而黑上皆畫為犢無有純黑而不為犢形者也五白者五子皆白者畫雉無有純白而不為雉形者也於是合而言之其陽能現五犢則其陰必藏五雉二五為十而五子之十面無欠無餘推之而皆可通矣今舊圖之於五黑也以其三畫犢以其二純黑則是五子之十面者以其半為純黑以其半為黑犢乃可應數不知十面皆黑安得

別有一白越自外來而間乎四黑之間可以命之爲雉也耶若每子皆有四面兩面有文黑上畫犢兩面無文純白不畫犢且以劉裕所投言之四黑已見其一白若專是白而上無畫雉之文則此之一白而間五黑何以得名爲雉也凡此皆推而不通今故別爲之圖而正樗經之誤使史語明白

### 五白梟捷

老杜今夕行曰馮陵大叫呼五白袒跣不肯成梟盧觀其意脉正用劉毅事而五白非樗蒲所貴不知杜獨何據也樗蒲家謂二白三黑爲捷捷惡齒也御覽曰六博五擲皆捷不爲不能則知捷爲惡齒也經之梟名甚多

鄧艾曰六博得梟者勝此艾因牙上有梟姑爲安衆之言耳韓子曰儒何以不好博勝者必殺梟是殺其所貴也儒者以爲害義故不博据此言之則梟固爲善齒而殺梟者又當得雉則梟之采品甚低非盧比也老杜槩言梟盧亦恐未詳

### 長短句

魏晉唐郊廟歌率多四字爲句唐曲在者如柳枝竹枝欸乃句皆七字不知當時歌唱用何爲調也張華表曰漢氏所用文句長短不齊則今人以歌曲爲長短句者本張華所陳也通典樂門

### 角

通典樂門蚩尤帥魍魎與黃帝戰帝乃命吹角爲龍吟以禦之其後魏武北征烏桓減爲半鳴而尤更悲矣胡角者本以應胡笳之聲後漸用之橫吹有雙角卽胡樂也張騫入西域傳其法於西京後漢以給邊將和帝時萬人將軍得之

鼓吹

後魏末熙中諸州鎮各給鼓吹人多少各以大小等級爲差諸王爲州皆給鼓吹其等以赤青黑色爲次中州刺史及諸鎮戍皆給之

佛平

世之尊佛而主其異者其說曰華夷之人生理一也此

之牙骨若指其長大皆能倍常且其色紅潤與枯骨異非佛不能有此也予固不嘗見佛亦不嘗見其指骨然以古書攷之長狄僑如之死也尸載於車眉出軾上古今中國亦未嘗有此巨人矣而僑如兄弟自生及葬左氏皆能詳記則佛骨之比常人特爲長大自其種類如此不得資之以信其怪也若以骨指紅潤爲異則有見矣獸惟自病而死血不蔭骨則骨遂槁乾若非自死則其久而紅潤者皆以瀝血不盡也人固不可試矣試以猪羊骨驗之其遭烹之骨必且紅潤而自死者必枯槁此可驗也予之立此見也非爲異也而舉世信佛雖爲辨正有不容不辨也顧有事效見前者可以證予說之



非妄也五代史趙鳳傳唐明宗時有西域僧得佛牙以獻明宗以示大臣鳳言世傳佛牙水火不能傷因以斧斫之應手而碎是時宮中施舍已及數千因鳳碎之乃止此與傳奕用羚羊角擊金剛石者正同一驗也世人尊佛太甚但有一人倡言是佛俗子萬衆擊踣畏敬傾家以施焚肌以禮安有敢證其謬者况敢出意自信以斧石試擊之耶故其誕得行而人惑不可得解也庚戌二月十七日夜閱趙鳳傳書此

### 大宅

黃庭經天中篇曰靈宅既清玉帝遊梁丘子注曰面爲靈宅一名大宅以眉日口之所居故爲宅大洞經云面

爲赤宅黃庭經者其書自敘云扶桑大帝傳授南嶽魏夫人也魏夫人者魏公婦晉人也計其世皆在東漢以後特不知大洞經作於何世耳文選載枚乘七發說太子以游獵之可樂而太子陽氣見於眉宇之間侵淫而上滿於大宅也旣曰陽氣自眉宇而上滿於大宅卽必在眉兩間矣以李善之博而不詳大宅所出惟五臣注劉良曰大宅面也亦不言得之何書也良若嘗見大洞經亦必引以爲據矣不言所本則意度之耳然則枚乘之在漢世豈嘗已見道書而知名面以爲大宅耶

### 烏鬼

元稹集十二聽庾及之彈烏夜啼引曰四五年前作拾

遺謫官詔下吏遣驅身作拘囚妻在遠歸來相見淚如珠惟說閑宵長拜烏君來到舍是烏力粧點烏盤邀女巫當時爲我賽烏人死葬咸陽原上地案積此詩卽是其妻爲積賽烏而得還家者則唐人祝賽烏鬼有自來矣

### 樂營將弟子

開元二年元宗以太常禮樂之司不應典優倡雜樂乃更置左右教坊以教俗樂命左右驍衛將軍范及爲之使又選樂工數百人自教法曲於梨園謂之皇帝梨園弟子至今謂優女爲弟子命伶魁爲樂營將者此其始也通典二

### 白屋

春秋莊公卅威宮楹非禮也在禮楹天子卅諸侯黜聖大夫蒼士黹黹黃色也案此卽自士以上屋楹方許循等級用采色庶人則不許夫是以謂爲白屋也後世諸王皆朱其邸今世凡官寺皆施朱有古也南史有隱士多遊王門或譏之荅曰諸君以爲朱門貧道如遊蓬戶又主父偃曰士或起白屋而致三公顏師古曰以白茅覆屋非也古者宮室有度官不及數則屋室皆露本材不容僭施采畫是爲白屋也矣是故山棗藻稅卅楹刻楠以諸侯大夫而越等用之猶見譏誚則庶人家其屋安得不白也白茅覆屋古無其傳也後世諸侯王及

達官所居之屋皆飾以朱故既曰朱門又曰朱邸也言朱以別於白也鹽鐵論文學譏漢俗奢僭曰雖白屋草廬歌謳鼓琴日給月殫朝樂暮戚

### 金鋪

風俗通義門戶鋪首昔公輸班見水中蠡引閉其戶終不可開遂象之立於門戶案今門上排立而突起者公輸班所飾之蠡也義訓曰門飾金謂之鋪鋪謂之鉅鉅音歐今俗謂之浮漚釘也案此漚者水上浮漚狀亦類蠡也南史人借雀以行嘲謔曰誰家屋門頭鋪首浪遊逸

### 六纛

御覽三百二十九曰纛六口大將中營建出引六軍古者天子六軍諸侯三軍今天子十二諸侯六軍故有六纛以揔軍衆案此卽凡今詞人語建節者云植六纛皆本此也

### 澗

世說劉真長見王丞相盛暑之月丞相以腹熨彈棊局曰何如乃澗劉既出人問王公何如曰未見它異惟聞吳語案玉篇曰澗者虛觥反水石聲也腹熨棋局水石之聲非所言也今鄉俗狀涼冷之狀者曰冷澗澗卽真長之謂吳語也乎

### 臘鼓

湖州土俗歲十二月人家多設鼓而亂搗之晝夜不停  
至來年正月半乃止問其所本無能知者但相傳云此  
名打耗打耗云者言警去鬼崇也世說禰衡作漁陽  
蹀躞而前正是正月十五案時而言此說近之矣然其  
搗擊不待正月又似不相應也

### 搏黍

或論仁人明道不計功曰人有能輕搏黍者不能無意  
於百金有能輕百金者不能無意於拱璧數以搏黍問  
人人無知者呂氏春秋曰今以百金與搏黍以示兒子  
兒子必取搏黍也以和氏之璧與百金以示鄙人鄙人  
必取百金矣論蓋取此語以爲之據也特牲饋食禮曰

侑食搏黍授祝以薦之尸也禰衡在黃祖坐上黍臠至  
衡先自飽食畢搏以戲弄祖怒其戲謾此卽搏黍也魁  
碑覽八百或以爲搏黍黃鳥也王介甫詩蕭蕭搏黍聲  
中日漠漠春鋤影外天說春鋤白鷺也以鷺對鶯也但  
不知搏黍之爲黃鶯何出耳

### 平

始予聞蜀興州有殺金平其名已古吳璘嘗於平上大  
尅金虜故其名因此而著予嘗問人何以名平曰山之  
名平者所在有之不止此處也予後至昌化縣過一山  
其下甚峻至頂而平夷名走馬平乃知平之爲義蓋如  
此後又讀道書太上太霄琅書有曰尸解者不棺不槨

拂山平之上掃深樹之下舍覆於地則山平之名其來久矣

### 李白墓

采石江之南岸田畝間有墓世傳爲李白葬所累麓圍之其墳畧可高三尺許前有小祠堂甚草草中繪白像布袍裹軟脚幞頭不知其傳真否也白嘗供奉翰林終不曾得官則所衣白袍是矣范傳正作白碑曰白之孫女言曰嘗殯龍山之東麓墳高三尺傳正時爲宣歙觀察使諭當塗令諸葛縱改葬于青山則在舊瘞之東六里矣其時元和十二年也然則龍山青山兩地皆著白墳亦有實矣至謂白以捉月自投于江則傳者誤也曾

鞏曰范傳正志白墓稱白偶乘扁舟一日千里白之歌詩亦自云如此或者因其豪逸又嘗草瘞江邊乃飾爲此說耳正史及范碑皆無捉月事則可證矣

### 景鍾

徽宗崇寧四年鑄景鍾大晟樂書具載其制曰景鍾垂則爲鍾仰則爲鼎鼎之中大爲九斛中聲所極九數退藏則八斛有一焉至其律度在崇寧則用徽宗君指中節以爲三寸三三而九推展用之紹興十六年四月再鑄景鍾有司上崇寧指法六月詔大晟樂書并金字牙尺令參用之段拂等契勘若要退藏數在鍾內又高九尺則中容可二十斛不與八斛有一之數相應照得

金字牙尺用皇祐中黍尺點量到太常寺見存黃鍾律  
編鍾一顆正高九寸故依此黍及九尺隨宜製造詔亦  
可之予案大晟樂之用君指正爲古今尺度不同無所  
執據遂援黃帝之指尺與夫大禹之身度而用  
徽宗皇帝御指以爲一寸之始今拂等所定却是用太  
常見存九寸之鍾與皇祐黍尺參用以爲起度之本是  
元不曾用人主君指爲則也

程氏演繁露卷之六

程